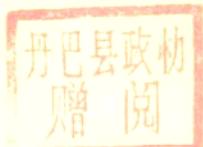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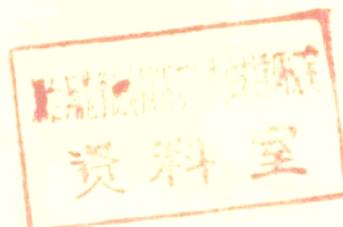


23 19

甘孜藏族自治州

丹巴文史资料选辑

〈第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丹巴县委员会 编印

一九八七年

## 编 者 的 话

文史资料工作，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一九五九年四月亲自开创的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它可以提供本地区丰富、具体的史料，以弥补文书档案之不足；可以通过撰写史料，广泛联系、团结各方面的人士，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同时也可以使广大群众，特别是年轻一代，了解更多的、本地区的历史情况，激发爱国、爱乡感情，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和教训。在我国新的历史时期，它更有承先启后，为四化建设服务的重要意义。

丹巴，是我县藏族人民世代生息的地方，与外地各兄弟民族交往有数百年的历史，早在乾隆征金川（公元1748年）前，金川就建有汉庙（如关帝庙），不少陕西等地生意人来此经商，与当地藏族和睦相处，有的还相互通婚，定居下来，成为当地的土著居民。藏、汉、羌、回、蒙等各兄弟民族，在共同劳动和生活中，特别是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榨和剥削的斗争中，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友谊和深厚的感情。近代红军长征和解放初期，丹巴各族人民在帮助红军和支援邻县的平叛中，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谱写了光辉的历史。但是，由于过去“左”的影响等原因，丹巴史料形成文字的很少，很多的口碑材料急待我们去搜集和整理。

我县政协，在中共丹巴县委的领导和省州政协的帮助以及各方面的通力协作下，整理了《丹巴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但是，由于我们作史料工作还属初次尝试，经验缺乏，水平有限。本

辑文史资料，缺点和差误在所难免，热情欢迎读者提出批评、补充和订正意见。

**本辑编者**

一九八七年六月

10/21

# 丹巴文史资料选辑 第一辑

## 目 录

- 丹巴历史沿革与藏语三种方言 ..... 孟富春 搜集整理 ( 1 )  
清时巴底邛山的一次农奴暴动 ..... 本会文史资料组 ( 7 )  
红军长征在丹巴 ..... 县党史办 供稿 ( 11 )  
翻过党岭山 ..... 郭长春 ( 31 )  
解放初期丹巴一場预谋武装暴乱覆灭经过  
..... 王尚文 谢海清等 ( 34 )  
解放靖化和懋功 ..... 门国梁 ( 40 )  
小金叛乱后撤到丹巴的回忆 ..... 张理明 ( 59 )  
张植初与丹巴和平解放 ( 附录: 川康起义通电、张植初手稿 )  
..... 孟富春 搜集整理 ( 73 )  
忆民改后丹巴民兵参加平叛作战情况 ..... 肖万平 ( 90 )  
丹巴县卫生事业发展概略 ..... 刘端一 ( 101 )  
丹巴云母开采简史 ..... 汤创权 ( 105 )  
丹巴土司历史沿革 ..... 孟富春 搜集整理 ( 115 )  
清末和民国年间丹巴土司制度 ..... 王寿昌 巴 登等 ( 126 )  
丹巴两个较大的寺庙 ..... 孟富春 搜集整理 ( 137 )  
丹巴县乡镇地名来源及含义 ..... 孟富春 搜集整理 ( 140 )  
清乾隆年间金川战役史略 ..... 孟富春 搜集整理 ( 144 )

清末及民国年间丹巴历任县知事和县长名单

..... 荣 凡 陈学义 搜集(166 )

清末拟建丹巴县布告..... 孟富春 搜集(168 )

# 丹巴历史沿革与藏语三种方言

孟富春 搜集整理

丹巴县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东部。东北与小金县、东南与康定县、北与金川县、西与道孚县相邻连界。全县辖地5649平方公里，地跨东经101度17分至102度12分、北纬30度24分至31度23分之间（数字取自丹巴县区划材料），幅员辽阔，人口稀少，全县居住人口不满十万，以藏族为主，汉族次之，间有羌、回、蒙等多种兄弟民族居住。

丹巴全境，地处大渡河上游大、小金川流域。大、小金川流域，历史上泛称金川。清人魏源称：此地“以临河山有金矿得名”（《乾隆初定金川土司记》），此说虽然史学界有争议，但金川流域蕴藏丰富的金矿确是事实。据《丹巴图志》记载：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英商礼和洋行与四川矿务局邹兆麒订立合同，建大川公司，佣工二万，募警一千，在丹巴与金川交界之二楷设厂，开采金矿，同时还在丹巴半扇门、马尔等地亦作零星开采，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经边务大臣赵尔丰收回，以宋玉春为工程师继续开采，后于宣统年间停办。解放前丹巴、小金、大金等地仍有零星处所开采金矿。

金川流域，《禹贡》为梁州之域，夏商周时代为华夏（汉族的前身）各诸侯封地外的羌人部落。秦汉开发蜀郡，这一带始成为秦汉王朝的徼外邻地。汉泛称这一带的少数民族为西南夷。据后汉和隋书《西南夷》记载：“蜀郡西北二千余里，即汉之西南夷也。有嘉良

夷，即其东部。所居种族自相率领，土俗与附国同，言语少殊，不相统一。其人并无姓氏”。 “无城柵，近川谷，傍山险。俗好复仇，故垒石为巢而居，以避其患”。 “嘉良有水，阔六七十丈。并南流，用皮为舟而济”。 “水有嘉鱼，长四尺而鳞细”。这里记载的情形与地理位置，完全与丹巴的情况相吻合。遍布丹巴各乡村的石碉文化，就是古嘉良族战居两用的石巢；大、小金川河及大渡河沿用至解放初期的牛皮船，就是古嘉良人的渡河工具；所指嘉良水，即今大金川河；大小金川河和大渡河的猫儿鱼就是隋书所称的嘉鱼。可惜的是文革期中炸鱼成风，这种个大、鳞细、味鲜的珍贵淡水鱼已濒于绝种。以上记载证实，丹巴是古代嘉良族居住生息的地方。

随着历史的前进，金川流域诸部与内地往来逐步增多。其“夷人冬则避寒，入蜀为佣；夏则违暑，返其邑”（《后汉书·西南夷传》）。隋炀帝时，嘉良夷就多次派使往来。特别是唐王朝兴盛时期，金川流域迫于吐蕃的威胁，向唐归顺，唐王朝为了笼络这一地带，在这一地带遍置羁縻州。

唐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复卢山郡为雅州，领县五，羁縻州五十七。其中东嘉良州地在今丹巴县东部一带，西嘉良州地在今丹巴县城关一带（《四川政区沿革与治地今释》）。

唐王朝由盛而衰，金川流域亦被吐蕃兼并，历经五代十国、宋、金等朝代，金川流域一直为吐蕃属地。

元世祖忽必烈征服吐蕃后，称吐蕃为乌斯藏，将大渡河流域改称朵甘思，隶陕西行中书省。置碉门、鱼通、黎、雅、长河、西宁远等处宣抚司，今丹巴部分辖地（如川口区的乡）由该宣抚司统属。

明置朵甘都指挥司，统其地。

明清交替时，金川流域趁机脱离明朝统治。后来随着清王朝的建立和巩固，金川流域诸部又相继归顺，清“沿明旧制”（《蜀海丛谈》）封各归顺首领为土司，“量其幅员之广狭，以定名位之轩轾”，“分等授职”（《蜀海丛谈》卷中）。

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革什扎首领魏珠布策投诚，授安抚司职。

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巴底巴旺首领绰布木凌投诚，授安抚司职。其后人分住巴底、巴旺，因在乾隆年间随征金川有功，巴底、巴旺均先后授宣慰司职。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大小金川战役平定后，成都将军明亮、川督文绶奏请就大小金川设立五屯，并设同知一员，总理五屯屯务，驻懋功（今小金县），仿直隶厅制，逐归成绵道管辖。现今丹巴之地为当时五屯之一的章谷屯，辖今丹巴全境。章谷屯幅员东西三百一十里，南北二百四十里，全屯眷兵二十七名，单兵七十七名，屯民一百九十七户，屯练六十户，屯蕃三百八十一户。所谓眷兵，“系由边腹各营调戍各屯，即留屯垦种地亩而携有家室者”；所谓单兵，“亦各营调戍屯垦之兵而无家室者”；所谓屯民，“系内地人民自愿赴各屯领地垦种者”；所谓屯练，“系杂谷五寨土练，随征金川，事平后，给地耕种者”；所谓屯蕃，“系征金川时，投诚响化蕃人，平定后，给地耕种者”。这就是今丹巴县的前身（《蜀海丛谈》卷中）。

宣统三年（1911年）八月十六日，代理川滇边务大臣付华封拟布告和章程，收缴“三土司两雍千总守备和二十四村土千户”印信号纸，取三土司地名首字拟建丹（东）巴（底、旺）县，后因时局

动荡未果。

民国元年（1912年）十二月，革什扎从旺登珠密约麻书、孔撒等土司实行武装暴乱，川边镇守使陈遐龄率边军九营平息暴乱。

民国三年（1914年）置丹巴委员。

民国十五年（1926年）置丹巴县。

一九三五年十月至一九三六年七月，中国工农红军在丹巴留守十个月之久，建立了“革勒得沙苏维埃政府”、藏民独立师、游击队、少先队和女花队等革命地方政权、革命武装和革命群众组织。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一月一日，国民党政府建立西康省，设五行政督察区，统三十三县、二设治局和一实验区。丹巴县隶属西康省第一行政督察区。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四日，国民党丹巴县长张植初，在全国大好革命形势的影响下，宣布丹巴县和平解放。

一九五一年建立丹巴县人民政府。一九六九年成立丹巴县革命委员会。一九八一年恢复丹巴县人民政府。全县下辖十五乡一镇。

丹巴县境内藏族群众操藏语三种方言。

境内的巴底和太平桥、岳扎、半扇门三个乡的部份藏族，操藏语甲绒方言，这部分藏族同胞称为甲绒娃。操这种甲绒方言（又称四土话或梭磨话）的藏族，除丹巴县的这些乡外，主要分布在阿坝州，金川县东大半部、小金县的绝大部分、马尔康的东南半部、理县的西北大半部、汶川的西北小半部以及芦花、尧碛等地，人口五至六万人。

至于甲绒（即嘉戎）这个名称的来源，则众说纷纭，但以阿旺的说法较为贴切。

甲绒这个名称是外地人对这一地带的客称。

因为在甲绒地方，有一座大山，南北走向，由丹巴（章谷）经金川至马尔康，此山名墨尔多山，传说是土地神墨尔多和斯巴甲尔木的圣山，过去西藏等地有很多人来此朝拜，先到山顶后，再行经金川、丹巴、小金、马尔康，循大小金川河岸绕墨尔多山一周。由于墨尔多山的周围多半是农区，所以西藏等地来此朝拜的人称这一带为甲尔木绒巴（绒巴是农区之意），简称甲绒。把这一带的人也就称为甲绒娃，其意即为“住在墨尔多和斯巴甲尔木圣山周围农区的人”。此即甲绒名称的由来。

据一些史料记载：近代的甲绒，隋唐称嘉良夷，汉代称冉驥，是古代从西藏琼部迁来之一族。

按照其语言划分，今丹巴县的巴底乡和小金区的半扇门、太平桥、岳扎三个乡的部分藏族同胞说甲绒方言，称为甲绒娃。如果按照地理位置和甲绒名称的由来划分，丹巴全县辖境属金川流域，地处墨尔多斯巴甲尔木山周围，属甲绒地区。

丹巴的边耳、丹东、革什扎、东谷、巴旺、业呷六个乡的绝大多数藏族讲藏语的另一种方言，这种方言丹巴称“道孚话”，道孚称“地脚话”，一些史料称“弥药语言”。这里还是按丹巴的习惯称“道孚方言”吧。操这种方言的藏族除丹巴的这些乡外，还有道孚县的一区和绰斯甲的木尔宗（即观音桥）等地，人口约三至四万人。有的史学工作者认为，此种方言与甲绒方言相近，但当地群众认为此两种方言相近之处太少。另外一些史学工作者认为：讲这种藏语道孚方言的藏族，是西夏遗民，党项后裔。魏晋南北朝时，今青海东部和四川西北部地区，有一支古羌人，称党项羌，从事畜牧

业。唐初，其首领拓跋赤辞率众内附，唐封赤辞为西戎州都督。不久，因受吐蕃势力的逼迫，请求内徙到甘肃、宁夏、陕北一带。北宋时，在与北宋和相邻的契丹、回鹘、吐蕃割据争雄中逐渐强盛，于一〇三八年建立了以党项族为主体的西夏封建政权。公元一二二七年被蒙古族灭亡。西夏灭亡后，有一部分西夏党项居民，他们不甘心投降，进行长征。他们的一支向着祖国的南方，经过数千里的跋涉，在今木雅定居下来。他们选择的路线是，南渡洮河，横越松潘草原，沿金川河谷南下，经丹巴、乾宁到达木雅的。现今丹巴说道孚方言的藏族同胞，就是当时经丹巴留下来定居的西夏党项居民的后裔。现今丹巴与道孚交界处的党岭，相传即因历史上党项土民来此居住而得名（《西藏研究》）。

所以，有的史学工作者把这种藏语道孚方言称为藏语弥药方言，“弥药”即党项的后裔，来源于《新唐书·党项传》。

除了以上所述外，丹巴旧时的二十四村，即今中路、梭坡、格宗、城厢、水子等乡的多数藏族，又讲藏语德格方言，这种方言与西藏“官话”略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目前还没有翔实的文字记载。但是，这些地区的藏族居民的祖先，是从西藏迁徙来的。例如，中路旧称“卓笼”，藏语含义是“向往好的地方”。相传，中路人的祖先西藏来的迁徙者。这支迁徙群体，迁徙时遵照宗教习惯求神指点，喇嘛祈神后给了迁徙群体一支羊，并说“你们带着此羊走，此羊死在哪里，哪里就是你们向往的好地方。”迁徙群体带着羊到了现在的中路，羊就死了，迁徙的人们就在此定居下来，开发耕种，繁衍子孙。这个地名的由来及传说，并非无稽之谈，是有其历史原因的。

# 清时巴底邛山的一次农奴暴动

本会文史资料组 整 理

旧时，丹巴有巴底、巴旺、革什咱（习惯称丹东）三个土司。

其中巴底土司，原为“甲绒”的一个分支部落。明永乐年间，其首领（即酋长）归顺明廷，被封为土司。明清更迭时，巴底脱离明朝统治。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巴底归顺清廷。“清沿明旧制”，封巴底为安抚司职。清“戊辰”“辛卯”两次金川战役中，巴底土舍阿多随清军征战有功，乾隆三十八年（1774年），阿多被晋升为宣慰司职。

旧时的一个土司，实际就是一个土皇帝。总揽领地内一切特权。除要老百姓服差役，纳租税外，并审理诉讼案件。土司衙门内设有监狱和各种残酷刑具。土司对劳动人民进行残酷剥削和压榨，他们自己则过着荒淫无耻的糜烂生活。下面介绍巴底的一次农奴暴动，就是劳动人民被土司制度和自然灾害逼迫而起的一次农奴武装暴动史料。

事件发生在公元一八八六年（清光绪十二年）。巴底土司病故，由土妇（土司之妻）白利娜姆管理土司职事。当时巴底邛山一带连年发生旱灾，人民生活困难，有的人用野草和树皮充饥，有的人只好外出逃荒讨口。而土妇白利娜姆和她的哥哥益色拉买却以低价强收群众的粮食，每十五斗粮食只付一两银子，而当时市价每二至三斗一两银子。同时，无偿向群众征调差役，土妇家中常集中百

多名青壮年男女，为其吊羊毛、打毛绳、挤牛奶、放牧和作地里农活等，对群众进行无止境的剥削，早为人民群众所切齿。

但贪得无厌的土妇并不以此满足，还利用一切机会对广大农奴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比如群众用房屋、财产向土司换回明火枪、火药，想上山捕兽充饥，土妇趁机规定：凡打到野物者，均须拿到土妇官寨内开膛剥皮，除了皮归土妇，还要给土妇交一部分兽肉。如果是一只豹子，群众实际上只能得到两条前腿肉。对此，人们早已窃窃私议，表示不满。但土妇闻若未闻，置之不理，反而加重农奴的负担和采用各种卑劣的手段来满足他们的荒淫无耻、穷奢极欲的糜烂生活。土妇白利娜姆经常强夺一些相貌漂亮的男人，禁闭在高大的官寨内任她随意玩弄。这些男人入了官寨犹如进了牢房，失去了自由，成为土妇手中的玩物。青年男子拉斯必姆达，本来同一个女子自由相爱，已经结婚，但土妇为了满足她个人的无耻欲望，竟把拉斯必姆达的妻子活活打死，把正在度蜜月的拉斯必姆达拉进了官寨里，任她侮辱和摆弄。这样受害的青年男子仅邛山村就有七人之多。

土妇的哥哥益色拉买更是荒淫无度，专横跋扈，奸污妇女竟达六十多人，早已被当地群众深恶痛绝。

残酷的剥削和无情的自然灾害，使邛山人民陷入苦难的深渊。饿死的人一天比一天多，邛山人民再也不堪忍受这样牛马不如的痛苦生活，他们在土司官寨中的娃子德呷木卡布绒的领导下，组织队伍，进行反抗。

德呷木卡布绒平时爱帮助穷兄弟，又善于结识朋友，受人尊敬，因此，被众人推举为暴动的首领。一八八五年，德呷木卡布绒

受广大农奴的委托，秘密联络了隆斯古和邛山的三十一个人，经常聚会，商量暴动计划，筹备武器。他们的活动被土妇察觉。一八八六年二月德呷木卡布绒突然被土妇抓走，关进了监狱。但是，土妇的暴力镇压并没有吓倒愤怒的百姓。德呷木卡布绒在监狱中通过两个儿子与邛山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用藏文撰写秘密暴动计划，分送到巴底土司属下的十六个村寨。他英勇不屈、不畏强暴的斗争精神鼓午着邛山人，巴底土司统治下的广大农奴奋起反抗。

一场声势浩大的农奴起义终于在巴底暴发了，这次起义约有一千多人参加，他们在德呷木卡布绒的一位好友（名叫瓦萨西）领导下，于一八八六年八月的一个夜晚，高举火把冲进土妇官寨，杀死了凶残的益西拉买，活捉了荒淫无耻的土妇白利娜姆，释放了监牢里的人，他们明确地提出：推翻土司政权，不纳粮，不交租，废除乌拉差役，土地归农奴等等响亮的革命口号；打开了土司的粮仓、箱柜，把粮食、衣物、金钱财宝等全部分给穷人，多者分得粮食上千斤，少者也有几百斤。广大农奴从获得的胜利果实中得到了鼓舞，斗志更加昂扬。他们把土司派粮、派款、派差的帐薄全部付之一炬，砸碎了土司的官印和各种刑具，战果辉煌。可是，正当邛山人沉浸在暴动胜利中的时候，土妇和她的两个儿子在其走狗的帮助下，逃脱了，并到了康定，求救于清朝官吏。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对外赔款割地，而对农奴起义却百般仇视，残酷镇压，他们对邛山这次农奴暴动同样也是不放过的，派来了大队清军镇压起义农奴，邛山村的广大农奴与前来镇压的清军经过多次浴血奋战，英勇抵抗，最后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失败了。许多农奴英雄血洒沙场，壮烈牺牲，以德呷木卡布绒为首的三十二个农奴领袖又重新落入了土司的

监狱中。

这次农奴暴动，虽然由于没有正确的领导而失败了，但是他们的斗争精神却极大地鼓舞了千里高原上的康巴农奴。

（根据格勒同志提供资料整理）。

# 红军长征在丹巴

中共丹巴县委党史办 供稿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长征时期。于一九三五年的六月和十月，两次来到丹巴。一九三五年十月，红军第二次来到丹巴后，留驻时间长达十个月之久。在此期间，红军积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红军的主张和模范行动，受到了丹巴各族人民的欢迎和拥护。在红军的帮助下，先后建立苏维埃政权，成立儿童团、少先队、女花队。组织了游击队和藏民独立师。苏维埃政权在当地人民武装的配合下，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积极为红军站岗放哨、筹集柴草和牛羊等。丹巴独立师和游击队不仅担负了为红军运输的任务，而且担负着维护地方秩序、保卫苏维埃政权，协助和配合红军打击反动武装的任务。

四十多年过去了，尚健在的藏、汉族老人一追述起当年红军英勇顽强、艰苦卓绝、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便肃然起敬，当回忆起他们为支援红军北上抗日。忍饥受冻运粮运草和红军并肩战斗的情景时，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 一、红军两次到丹巴

一九三五年六月，一方面军在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朱德同志的率领下。经过艰苦转战，胜利地渡过了金沙江、大渡河、经天全、宝兴，翻过夹金山，进入四川西部之懋功地区。早已退出川陕根据地进入川西北的红四方面军，为了策应红一方面军，从汶川

派出一支部队到丹巴，以警戒康定方面之敌人。

当时，驻防丹巴的川军刘文辉部之余松林（即余如海旅长、章镇中付旅长）旅。为了堵截红军，除直接利用反动民团在丹巴县城附近的长沙坝设防外，还派兵分别驻守在丹巴县城附近的旄牛、白盖山、卜角顶、宋达、格宗等地，重点扼守着岳扎进入县城的唯一通道——甲楚桥，并将桥板全部拆除。同时，将梭坡进入县城的大渡河船蓬子渡口封锁起来，把船家赶到县城，也控制起来，余、章和县长周文藻（周楚三）坐镇县城指挥。

六月十四日晨，红军经过岳扎，进入三岔河一带，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枪战。红军不能从桥上进入县城，一面与敌隔河对峙，一面派出部队从中路翻山到达梭坡莫洛正布喇嘛寺河坝。在老百姓的支援下利用皮船和木板、房梁制作的筏子，在火力掩护下强行渡河。过河红军背水作战，同时又遭到来自白盖山、卜角顶、格宗之敌的三面夹击，鏖战四、五小时后，由于敌人火力过猛，大多数战士只好乘木筏和皮船退回。担任掩护的几个红军战士，被迫潜入深山老林之中。部分乘木筏和皮船退回的红军战士在渡河途中，由于木筏被敌人打翻，不幸牺牲数十名。红军不能攻占县城，仍沿小金川而上退回懋功地区，余旅一部和反动民团也乘机尾追。

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日，党中央政治局在毛尔盖召开会议后，中央军委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决定一、四方面军在党中央的统一指挥下，共同北上；以一方面军之一、三军团和四方面军之四、三十军组成右路军，由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率领，以毛尔盖为中心集结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以四方面军之九、三十一、三十三军和一方面军之五、九军团组成左路军，由朱德同志和张国焘率